

BENANQING
NI CAIJUE

本案请你裁决

杨贵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本案请你裁决

责任编辑：金平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版式设计：金平

书名 本案请你裁决

作者 杨贵云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8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.75

印数 1—5020 字数 200千

ISBN7—5411—0327—0/I·307

定价：2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，讲述一个几乎真实的故事。

大巴山古老的州河上没有桥，肆虐的大河割裂了州河的土地，割开了州河的人民，割碎了祖祖辈辈的建桥梦。……一座振兴山区经济，造福山区人民，冲破封闭落后的大桥奇迹般兴建起来。不料，桥体合龙的一刻，巍巍大桥竟突然坍塌！几十位桥工遇难丧生，几百万投资付之东流，几世几代的夙愿梦想，顷刻化作泡影。大桥垮塌，各界哗然，民怨鼎沸，电视报刊竞相披露。一场你争我斗的未了公案、一桩上下牵连的“牛皮官司”，也从此没完没了、无休无止地纠缠起来，大约到本书出版也不会有头绪。

本书即以“垮桥事件”为背景，以官司、案情的起伏发展为线索，直面人生，大胆干预生活，即使对改革开放、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事件和失误，也不遮掩粉饰，真实反映了我们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，描摹了上上下下、各色人物的种种心态，剖析了旧的文化心理、传统陋习对人们的种种制约。从而在更为复杂、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，发出催人奋进的改革呼唤。

目
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1章 | 最后的早餐..... | 1 |
| 第2章 | 一座桥和一个城市..... | 20 |
| 第3章 | 被达州神化了的人..... | 37 |
| 第4章 | 走向死亡的人们..... | 55 |
| 第5章 | 毁灭的回声..... | 84 |
| 第6章 | 二斗坪的悲哀..... | 112 |
| 第7章 | 从天上落到人间..... | 138 |
| 第8章 | 颠簸的日子..... | 179 |
| 第9章 | 现代恐龙架..... | 219 |
| 第10章 | 活着的死亡..... | 248 |
| 第11章 | 庄严的格杀..... | 280 |
| | 不是结尾的尾声..... | 304 |

第 1 章

最后的早餐

“杂种们，太阳都晒到勾子^①了，还在摊尸！”

守夜人汪跛子“哗”地一下，用防身棒撬开了门，冲工棚里一声断喝。

他的身后，天空还象黑色的窟窿。

工棚里，响起了粗野的骂声——

“你这跛狗日的，这么早就把你爹喊醒做啥子？”

“汪跛子，你昨晚又钻到哪个狗洞里打野食去了？”

“谨防别个男客^②回来，把你另一只脚杆打断！”

汪跛子并不生气，只是嘿嘿地笑着，用电筒光在众人脸上晃动。

黑暗中，大家边骂边用手遮挡射到眼前的电筒光。汪跛子见状一个劲地乐。朱滚子被射得鬼火冒，掀开自己的老蓝布铺盖，稳了稳神，从枕头下摸到火柴，点亮了马灯。

① 勾子：当地土语，即屁股。

② 别个男客：当地土语，即别人丈夫。

大桥吊装班的二十几个人，象堆干柴捆，人挨人地挤睡在大铺上。铺盖都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，红黑绿黄啥颜色都有，但大多数人都是蓝色的印花布铺盖，是买粗白布到染房染的，便宜得很。这种颜色再脏都看得出来。吊装班的汉子们，难得洗上一回被单，虽说看不出有多脏，那种汗臭味却实在难闻，不过，闻久了，也就惯了。再说，每天活重，累得浑身象要散架，从工地回来，大家只想吃饭睡觉，哪有那么多穷讲究，酸抖摆①？

工棚里的喧哗声没有吵醒张家财，他仍蜷缩在那里睡得象死猪。

汪跛子一摇一晃地颠过去，“唬”地扯开了他的铺盖。张家财身上没沾半根纱线，赤条条的；他被冷风一惊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坐将起来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就是一阵乱骂：“有你妈个毛病，你毳吃多了！”

“闹啥子？巡夜的！”汪跛子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汪大爷想看看你娃昨晚画了几张地图？”

众人大笑。

张家财睁开眼睛，见大家都在笑，伸了伸舌头，忙抓过裤子，边穿边说：“跛儿子，我正在和你娘盘算，想给你再添个弟娃，你这一下，把你弟娃嚇跑了，硬是该死！”

汪跛子说：“你这骚棒娃儿，我一看，就晓得你还

① 抖摆：当地土语，即排场。

没退火，要讲干那些好事，还得跟你汪大爷学三年。汪大爷随便给你传点真法，就够你享用半辈子！”

张家财呸了一声：“妈的，一场好梦硬被你搅散了。等大桥修起了，老子立马回山锅寨，关起门来和婆娘安安逸逸地眯几天，县大老爷来拜访都不接见！”

工棚里一阵哄笑。

吊装班的大多数汉子，都有一年半载没沾过女人了，每天早晨起床，大家总要讲一些下流话，摆几个骚龙门阵，穷快活一阵。

汪跛子躬身爬上大铺，掀开张家财的枕头，捣出几匹叶子烟，连鞋都不脱，便盘腿往床上一坐，利索地卷起烟来，并顺手把没卷完的烟叶揣进衣袋。

张家财问：“汪跛子，你婆娘找人带信来，骂你个跛狗日的一年多不回家，你给她回信没得？”

“回了。”汪跛子得意洋洋地说，“本男客给她回了首打油诗。诗曰：婆娘婆娘你莫恹，在屋里好好将惜你那一身肉，若是有人调戏你，其它啥子都不说，价钱你可要吼够！”

工棚里又响起了笑骂声。

“跛儿子，你硬想得出！”

“你对婆娘老大人如此不恭，谨防她不给你喂奶，饿死你娃！”

汪跛子只是嘿嘿地笑。

吊装班的工棚里，唯有朱滚子没参加大家的插科打

译。他点亮马灯后，就钻出工棚屙尿去了。河坝边有个简易厕所，用篾席围的。一早一黑，朱滚子从不上厕所去解手，还是按山锅寨的老习惯，蹲在菜地里进行。他觉得屙到厕所里太费周折，不如直接屙到菜地里，马上就可肥土。

天，还不见亮。屙尿时，他又想起了昨晚上的事。他刚从老乡的菜地里扯了两棵白菜，还没钻出菜地，就碰上了桥工队队长费大力。他从没当过贼娃子^①，干第一回，就被费大力撞见，他明白，自己准没好日子过。就在前几天，有人从山锅寨带信来，说他婆娘邱容儿病了，病很重，在床上躺了半个月。他急了，想寄点钱回去给婆娘看病，没有钱。这大半年，桥工队欠着工人們的工钱，少的几百元，多则一千多元。他听说邱容儿病重，就撞进队部要钱，出纳说没有钱，他就当着费大力的面骂了起来。费大力可不是好惹的主，他当场说：“要好好收拾他！”昨晚的事，正好让姓费的抓住了把柄。

“我朱滚子硬是倒了八辈子血霉！”他站在菜地边，边拴裤腰带边骂自己。

他大号朱永福，却从没人叫。从当细娃起，山锅寨的人就叫他朱滚子。他长得又矮又壮，脸很丑，酒糟鼻子，眼睛虽大，眼光却浑浊得很。他早年从掏麻雀窝的树上栽下来，小命没丢，却在额头上留下了疤子，煞是引人注目，远看，象是贴了一张永远揭不下来的膏药。脸颊

^① 贼娃子：当地土语，即小偷。

上长着密密麻麻的串脸胡，硬得似野猪毛。他的婆娘邱容儿是靠他老表去相亲诳来的。洞房之夜，邱容儿才发现自己被骗，嫁了一个怪物，吓得“哇”地一声当即昏倒。朱滚子人丑，心倒不坏，忙把婆娘抱上床去，返身进灶房，烧了碗姜开水，给邱容儿灌下。他傻乎乎地在床边守了一夜，觉得自己是罪人，自然是不敢造次，不敢去摸她抱她，更不敢去温存。天地间的事也怪，后来，这两口子竟不吵不闹，相处得恩恩爱爱。

在山锅寨，朱滚子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，上山打猎，钻林砍树，田里土里，样样活路拿得起放得下，喊起“顺山倒”，嗓门大得能震响几座山；喝起苞谷酒来，一碗接一碗，如灌凉水；吓得他婆娘常常心疼地求他，“我的祖宗，你还要命不要？求求你，少灌点猫尿！”

也是鬼摸了脑壳，两年前，他经不起姚强游说，到这达州地界建桥，说什么能见世面，可挣大钱。昨晚，他竟丧了祖先人的德，作起偷菜贼来。要不是担心婆娘病重没钱抓药，他寄走最近十天的生活费，没钱买菜，也不致落到这种地步。朱滚子一想到费大力有可能当众揭他的底，心里就悬吊吊的。人活脸，树活皮，要是披着一张贼皮离开工地，他咋有脸回山锅寨？咋有脸见婆娘娃儿？

朱滚子忐忑不安地回到工棚。他看了看，没人留神他，大家都忙着煮各自的早饭，工棚里弥漫着柴火味。

大桥工地上原有三个食堂，先后有两个不冒烟，垮

了。剩下一个食堂，除了队上的管理人员，民工们都因没钱买饭菜票，不去吃了。从去年十二月起，队上就开始欠工人們的工钱，迄今为止，已欠了五万元之多。费大力宣布，待大桥合龙后就补发。鬼知道是不是骗人？就是明知受骗，也得干，干了大半年，工钱都没拿到手，总不能现在撒手就走？从去年底起，队上每天只给工人们发八角钱生活费。如今的八角钱，够买啥？小面都见风涨，涨到了二角一碗，早上到食堂去买两碗小面，汤汤水水全下肚，才软饱软饱，还有中餐晚餐，咋办？仅有四角钱，吃啥？不少人到市场去看了看，唯有红苕最便宜，就纷纷自己开伙，吃红苕稀饭，或下点面条，再掺点白菜进去，凑合一顿算一顿。朱滚子把生活费寄给邱容儿后，找姚强借了几块钱，买了五十斤红苕，他接连吃了半个月的红苕，不是煮，就是蒸，吃得他吐酸水。他想去买点菜或米掺在红苕里吃，又没钱，想找人借，没人有，连素来有存留的姚强，也没有了。无奈，他只好下作地去偷了两棵白菜。

朱滚子从床脚下，拖出个废水泥袋子，从中掏出八根红苕，想了想，又放回去三根，得省着吃。他看了看袋中那两棵白菜，吃不吃它呢？他斗争着。最后，他拿定了主意，吃！

他飞快地瞅了瞅工棚里的人，见没人注意自己，便将一棵白菜几爪抓烂，放进脸盆，上面盖上红苕，端到河边去洗。他将洗净的红苕切成片，把白菜切成数节，又在盆中装上水，放在简易灶上。待煮得快熟时，才往

盆中洒了点盐。

煮熟后，他用脚踩熄火，拿着筷子，蹲在脸盆边吃起来。虽说是红苕煮白菜，他仍吃得很香，老远，就听得见他吃喝时发出的响声。

汪跛子看见他那狼吞虎咽的吃态，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问：“朱滚子，你吃的啥鸡巴，这么香？”

在离工棚不远的一间红砖房里，吊装班班长姚强醒了。这是女焊工的房间。他明白，得趁天没亮离开这里。他偏过头，想叫醒睡在自己胳膊上的女人。哪知，沈桂芝早醒了，正睁着双眼，痴痴地看他。

“你早醒了，为啥不叫我？”

“让你多睡会儿！”她娇媚地一笑。

“天快亮了，我得走了。”他说，口吻却十分留恋。

“再呆会儿，离天亮还有一阵子。”沈桂芝象一条滑溜溜的美人鱼，无声地滑到他身上。她用带点粘液的小嘴，在他的脸上和胸膛上亲着，那双热乎乎的手，也在他身上滑来滑去。

姚强疲惫的身体又恢复了活力，热血陡涨，血管象要爆炸。他使劲地搂着沈桂芝，直到她发出抑制不住的快活的呻吟……

“砰！”床边的电焊面罩被碰翻了。姚强被惊得哆嗦了一下，沈桂芝也不动了，但显得很镇静。他们屏住气息，倾听了一会儿。

“是耗子。”他喘了口粗气。

“嗯。”她在黑暗中微笑着，将头探向床沿。果然是耗子。一只足有尺余长的大耗子，在室内慢悠悠地巡视了一番后，又从墙洞钻了出去。她从床沿缩回身子，伏在他身上。姚强感觉到，她的身体在蠕动，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积压太久的渴慕之情，寻求着与对方合为一体。

她在他耳边喃喃地说：“公开的场所，你为啥拿腔拿调，不理我？”

“我不敢。工地上已经有传闻了……”

“让他们传闻去，我都不怕，你怕啥子？”

“我怕，这事万一传回山锅寨……”

“你怕对不起你婆娘？哼！她对得起你吗？”

“你老用这事来挖苦我？”姚强“霍”地一下坐起来。她被掀得一滚，也坐了起来。他们都一丝不挂。她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咯咯地笑了，“这才象男人。男人就得有点雄劲！算了，别和我赌气了。不是你对不起她，是她对不住你。那种女人，你早就该和她分手！”

沈桂芝在床上爬着，满床给他找衣服。她身段很苗条，胸脯上的乳房，仿佛是两只浑圆的苹果。姚强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婆娘秋菊，想起她那母山羊一样肥滚滚的身躯，想起她那两只小面袋一样的大乳房，以及另一个汉子肆无忌惮玩弄她的情景……

“妈的！”他咕噜着骂道。

她吃惊地转过身来，一头黑发瀑布似地垂在她的胸前。“你骂我？”她问。

姚强无声地摇了摇头。

“骂她？”沈桂芝淡淡一笑，“等大桥竣工后，你回去和她分手算了，她大不了要钱。钱不过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看轻些，就当遭贼娃子偷了，被棒老二抢了！”

他点了点头。过了一会，他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问：“桂芝，你手上还有多余的钱吗？”

“做啥子？”她问。

“如果有，借点给那些民工，让他们应应急，莫看他们没多少文化，但晓事理，重交情，他们会还的。这段日子，大家的生活过得太恼火了！”他说。

“你们桥工队的头，硬是些孬种，为啥欠大家的工钱不发？又要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吃草，哪有这种领导？”她边说边穿衣服。

“你不借就算了！”他脸色一沉，开始穿鞋子。

“谁说了不借？今天中午下班后，我就到银行去取。”见姚强要走，她按住了他，“别忙，吃了早饭再走。”她顾不得穿衣服了，抓起睡衣往身上一裹，就下了床。

她摸黑到门边的脸盆里洗了手，轻轻地打开食品箱，从里面拿出几个面包，又冲了杯麦乳精，一起端到姚强面前。姚强也不客气，伸手就抓面包。

她象想起什么似的，笑着打开他的手，“你以为你这爪爪多干净？”她从绳子上取下毛巾，“揩净了再抓。”

姚强顺从地接过毛巾，擦了擦手，抓过面包吃起来。

屋子里还是黑咕隆咚的。窗外的亮点增多了，附近的林子里，雀鸟开始聒噪。

他说：“你也吃。”

“我等会儿吃。”她用嘴吹着杯中滚烫的麦乳精，吹得不再烫了，才递给他。他喝麦乳精时，她就给他撕面包，一口一口往他嘴里塞，她那双燃烧的眼睛里，泛着一种爱恋的光辉。

吃了面包后，他说，“我得走了。”

“不嘛。”她半是恳求，半是命令地说道，“再呆一会儿。”

姚强顺从地又坐了一刻，才向门边走去。她抢先走到门边，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没有任何异响。她抽开门闩，将门拧开一点，探出头去。晨风吹在她的脸上，很冷。外面还是麻乎乎的没人。她缩回头，使劲地亲了他一下，才让他出去。

他蹑着脚，悄无声息地走了。

沈桂芝关好门，心里觉得空荡荡的。她走到床边，伏在枕头上，不由自主地嗅着他残留在上面的气息，嗅着嗅着，她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张家财端着一大海碗红苕稀饭，满世界乱晃，边晃边吼：“喂，哪个发财人还有咸菜？救济救济！”

工棚里，吊装班几十个人正在吃早饭，大家站着、

坐着或蹲着，有的吃红苕，有的喝稀饭，有的吃白水面条。听见张家财的吼声，汪跛子说：“哪来的咸菜？我看，你娃就克服点，洒点盐巴算毳了！”

张家财在工棚里搜巡了一遍，扫兴地走到汪跛子身边，抓了撮盐，丢进稀饭里，搅了几筷子，就呼噜呼噜地喝起来。今天大桥合龙，队部通知，提前上班，合龙完了才下班。张家财想起干这么重的活，就吃点红苕稀饭，心里忍不住鬼火乱冒。他说：“杂种灯，前几年老子在前线打仗，虽说是玩命，吃的东西可不含糊……”

汪跛子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又是你那吹烂了的龙门阵，哪个未必不晓得？那时，五粮液由你破喉咙灌，罐头肉随你狗肚子装，你就不想想，你那时是啥子人？钢铁长城，全国人民给你们扎起^①，现在你是啥货色？临时工，除了你婆娘秀女，哪个舅子给你扎起？”

张家财被抢白得眼眨眨的，他不再说了，抓了把刨花，一屁股坐下去闷吃起来。他个子很高，长得干瘦，在山锅寨，是有名的穷快活，再犯愁的事都不骂人，只要张开嘴巴，哼几曲山歌，烦愁就烟消云散。现在，他却老想骂人，可骂谁呢？该骂的人，不敢骂，他敢骂的人，又是不该骂的。

队长费大力，是个混蛋，还有那个狗屁工程师高智能，更是个混蛋。当初为了把建桥业务揽到手，不惜拼血本低额投标，弄得如今桥工队债台高筑，连大家的工

① 扎起：当地土语，即后盾。

钱都发不起，每天只发点生活费。杂种灯，硬是一群不懂装懂的混蛋，这桥即使建好了，也应该把他们抓起来，装进鸡笼笼^①。张家财愤愤不平地想，前两年打仗，要是碰上费大力这样的指挥员，这条小命肯定丢毯了。

费大力似乎还有点精明，知道张家财是刺头，说话有号召力，几天前就找他谈过话，“家财啊，大桥马上就要合龙了，吊装班是挑大梁的，你是党员，又是副班长，可得带个好头啊。把这桥建起来，一切都好说。我费大力宁愿亏天亏地，说什么也不会亏待弟兄们！”

张家财总感到这话中有股说不出的味。当时，他就想到一部看过的电影：一个戴大圆帽的军官挥着手枪，向他的士兵们高喊：“冲啊，弟兄们，拿下这个山头，每人赏一块光洋二两烟土！”

但他不敢讲出来。他是党员，吊装班唯一的党员。自从到桥工队后，不论生活费多么紧张，每月他都要按时到桥工队党支部去缴纳三角钱党费，然后挥舞着收据，回到吊装班，向众人炫耀。

汪跛子原来也是吊装班的，脚被砸残后才分他去守夜，但住宿仍在这个工棚。有一回，张家财炫耀时，汪跛子嘲笑他，“财娃子，你又当不成领薪水的国家干部，要那张党票顶屁用啊？”

张家财却火了：“你这跛狗日的晓得个毯，告诉

^① 鸡笼笼：当地土语，即监狱。